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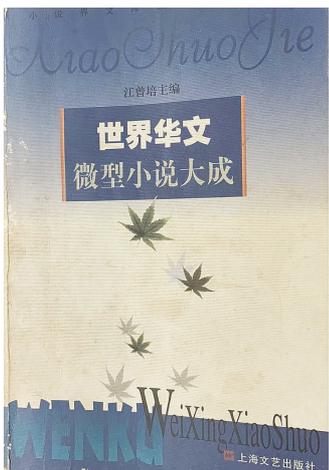
我珍藏的一本书

珍藏的,不仅是一本书

□ 崔立

在书柜的最显要位置,唯独只放了一本书,名字叫《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家里人都会对我放这么一本略显老旧的书感到不解,问我,你为什么要放这本书,那么多装帧豪华又设计高档次的书完全可以替代它的位置。我只能告诉他们,这本书的位置,是任何书都无法替代的,因为它是我的“启蒙老师”。

启蒙老师?
我说,没错。
这本由首任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长江曾培先生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是我孩提时代的精神食粮。我那时还是个初中生,什么都爱读,武侠小说、言情小说,还有各种杂志报纸,我读得如饥似渴、昏天黑地,甚至有些让我迷失了方向,



连学习都受到了影响。我是无意中在书店看到了这本《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我本来是准备买一套武侠小说的,但小镇上的新华书店没看到合适的,我随手翻了这本,读到了李本深的《丰碑》、陈启佑的《永远的蝴蝶》,一

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了,也忘记了买武侠小说的本意,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书。

安安静静的房间里,我再次捧读起这本书。我读到了王伟的《鞋》,全文只有320字,很短,却最让我感动,甚至潸然泪下。文中避重就轻,连主人公都没出场,如何负伤也没写,但失去双腿,无论是对一个普通人,还是一名军人,都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打击。但哪怕是在这样的打击下,军人依然不忘欠下的修鞋钱,让战友把钱给了小鞋匠。军人崇高的形象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令人瞩目。

还有谈歌的《桥》,虽然只有短短五六百字,但情节悬念迭起,震撼人心,通过一个个的细节描述老党支部书记的神态、语言和动作,使读者对老党支部书

记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同时也让读者心中生出诸多的疑惑——到后面,洪水退却,悬念揭示——被洪水吞没的老党支部书记、小伙子,原是一对父子。文章感人至深,我的鼻子不由再一次地酸楚。

再有于德北的《杭州路10号》、木公的《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许行的《立正》、汪曾祺的《陈小手》等,写得让我或心生感动,或拍案叫绝的小说实在太多了,书中243篇小说我都反复阅读,真让我有些百读不厌、欲罢不能。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不久后,我写的一篇关于童

年生活的作文,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让我在课上朗读。在这之前,我的作文堪称拉胯。所以,点到我名字时,我由意外到震惊,再到兴奋。后来我看到老师的评语上写道:“很含蓄,也很感人。”

也因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我后来喜欢上了微型小说这个文体,也逐渐喜欢上了写作。到今天,我已经发表了1400多篇微型小说,获各类国家、省市级奖项200多次,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日文,出版过7本书。多年前,我还当选了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并且还是最年轻的理事之一。

所以说,珍藏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难道仅仅只是一本书那么简单吗?

桂花苑

刊头书法 顾昀

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

观《志愿军:雄兵出击》

□ 王丽娜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73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红色电影是鲜活的价值观念、形象的教科书。今年,作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国庆档上映的《志愿军:雄兵出击》成为了目前的热播电影。

和之前看过的《长津湖》有所不同,《长津湖》侧重在展现小人物英勇表现,《志愿军:雄兵出击》更偏向于描写战役层面和大历史背景下各个群体历史群像。当电影刚展开画面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对我们为何而战的具体阐述。这种阐述当然不是说教式,而是运用电影语言让人慢慢理解。“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不仅是邻居受难,更是避免唇亡齿寒。整体电影是多层次进行刻画,站在全局的角度来表现那段抗美援朝的史实。

对于陈凯歌大导演来说,《志愿军:雄兵出击》从拍摄的第一步开始,就有着他的个人烙印,镜头描写非常细腻,无论是景别还是人物,将每一帧拍到最完美的状态。当画面中出现天安门盛况的时候,烟花在空中燃起,景象恢宏,镜头一转,主席出现在了C位,现场虽然听不到震耳欲聋的掌声,却透过画面感受到群众发自内心的呼喊。国泰民安,岂容破坏,豺狼来了,招待它的有猎枪。

于是,我们在《志愿军:雄兵出击》这部电影中看到了惨烈的战争,疏水洞初战、德川飞擒、征讨山庄、松骨峰血战,志愿军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使得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电影的后半部,展现新中国外交和军事战场,运用了蒙太奇手法,画面交叉进行。外交战线上,伍修权任团长的中国外交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新中国发言,军事战线上,三十八军的战士坚守美军撤退的必经之地松骨峰。前面还是松骨峰阵地的三连连长高喊:还有活着的三连战士么?十几双沾满硝烟和血污的手在阵地上举起来。镜头切换,在联合国大会现场轮到新中国的代表发言,伍修权团长举起右手向与



会代表示意。当这两个手的画面重叠时,你心中涌动的是“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两个场景交叉叙事,让你感受到激烈的氛围,也深切体会到外交的背后是国力的竞争。

虽然《志愿军:雄兵出击》是一部战争片,但整场戏的文戏还是令人称道的。毛岸英和父亲告别,父子隔着窗棂,岸英看过去,庭院海棠花摇曳,他就站在那边和父亲沉默地告别,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吗,不,应该是心中要说的太多,深深的父子情,和对父亲的崇拜让他将千言万语化成临别的沉默。这个时候的毛岸英,清俊挺拔,一身书卷气,演员虽然出场不多,但短短几个镜头就构成了他的告别、奋勇和牺牲,塑造出了一个很完整的毛岸英。

曾经记得上学时候,读过魏巍的《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他们舍生忘死保和平,正如电影中说的那样“因为只有打赢,中国人民才能生存”。这部《志愿军:雄兵出击》可以说是电影人怀揣敬意,用电影定格历史还原人物,呈现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华儿女。

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旧址

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旧址位于徐汇区嘉善路140弄15号。1991年6月12日,徐汇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民宅。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9000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7个师约八万人袭击,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为了击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并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简称为新办),负责地下交通工作。在新办创立之初,形势严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地方,为了安全起见,开会、联络、转运都在各个地下党工作人员的

家中或用一些店铺作为掩饰。嘉善路的这幢砖木结构两层老式石库门住宅是一位“新办”工作人员的家,后来就成为了为新四军重建输送各类人员与采购根据地所需物资的重要渠道。至1942年底新办结束的两年间共输送1700余人,发展壮大新四军和根据地建设。同时,新办承担了掩护和护送各根据地领导路过上海或来上海治病等工作,还搜集有关报刊杂志、地图资料,采购药品、医疗器械、教育用品、电讯器材等物资运往苏北、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2年底,鉴于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已基本完成上级交予的任务,并鉴于日伪加大扫荡力度,党组织决定撤销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

(钢笔画 林春)

